【泰罗托雷】意料之终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1724401.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Ultraman Taro/Ultraman Tregear
Characters:	Ultraman Taro, Ultraman Tregear, Ultraman Taiga
Additional Tags:	泰罗托雷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1-06-04 Words: 8,388 Chapters: 1/1

【泰罗托雷】意料之终

by A_LostinChaos

Summary

他们一起养过一条奇特的鱼。

Notes

放一点认真写的东西，但往往认真的东西没啥意思。

当泰迦敲响书房门的时候，泰罗正在漫无目的地注视着鱼缸发呆。他放空思绪，只让意识薄薄地散在鱼缸周围，鱼身上的蓝色纹路闪着光，一下一下牵连着他跳动的心脏。

直到敲门声再次响起，泰罗才如梦初醒般收回目光。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番神态，对着窗子的反光确定将外溢的情感全部收好，开口道："进来吧。"

泰迦推开门，边踏进书房边挥了挥手上的数据板，"父亲，这一批新学员的战斗测试数据都传过来了。"他伸手将数据板递给泰罗，收回手时顺道轻轻戳了下玻璃鱼缸。

"它最近，是不是不太爱动？"

泰罗又将视线投向一动不动的鱼："似乎是有些……可能是天冷了在冬眠吧。"

泰迦不解地挠了挠自己的奥特天线，不知是该疑惑"这种史前混沌的生物竟然需要冬眠"，还是"天气系统都启用了那么久这家伙才反应过来要冬眠"。不过想到这鱼一向行迹莫测，念在它比自己还大了几千岁的份上，泰迦决定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他照例抓了几粒饲料往缸中一撒，然后说："那我出门训练去了！父亲，鱼，再见。"

鱼在泰罗家确实待得够久，从一条一只手掬一捧水便能任它游的鱼苗，到鱼缸越换越大，在泰罗并不大的书桌上占了一席之地，它见证了太多的光阴。

有时候泰罗会庆幸，还好诞生于史前混沌的种族也有着悠久的生命，这样他就不用因为生命逝去的无常，被迫与一些旧事道别离。

尽管鱼是泰罗饲养的，但它最开始的主人另有其人。

泰罗已经记不清鱼来自哪个星球。年少时他和托雷基亚一起走过太多地方，他们没有固定的路线，也不预设冒险的目的地，无论是被布鲁顿带到埋葬英雄的故地，还是进入哪些不知名的虫洞来到广袤宇宙的各个角落，都再正常不过。

但泰罗还记得，那是个和托雷基亚一样，有着安宁迷人蓝色的星球。

他们的飞行器被一场超新星的爆炸余波波及，像一叶渔舟误入了一场滔天海啸，尽管只是触及边界，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是什么大事，然而爆炸余波将飞行器推离航线，正巧被一个不稳定的虫洞捕捉。本就因余波而外部受损飞行器情况霎时雪上加霜，裂痕咔啦咔啦，瞬间就蔓延到了驾驶舱内部。

泰罗想起绘本上的地球故事，油画棒画的简陋小人摔得七零八落，惊慌失措地看着仪表盘失灵。弱小的他们只能仰望着自然的力量，并将之尊为神明的怒火。英勇的

掌舵者冲到甲板上，勇气却不是向着风暴。他领导船员跪着、祈祷着、无声无言地求救着，却被下一个浪头轻松卷入海里。

但泰罗不是那样的掌舵者，光之一族的身体强度甚至要高于他们的飞行器，即便是摧枯拉朽的时空乱流也无法伤害到光。

在飞行器彻底解体的前一秒，泰罗抓住了托雷基亚的手腕，并向着他张开了另一条手臂。旋即时空乱流突破了那层脆弱的屏障，虫洞漩涡的扭曲效应瞬时显现出来。托雷基亚感觉自己像是戴了一副可以变换凹凸的透镜，眼前的景象不断拉伸变形，飞行器的碎片残骸旋转飘荡，像轻巧的羽毛被风托举着飞舞。他看到泰罗张口说些什么，声音不知被时间乱流冲到了哪个犄角旮旯，只剩嘴型开开合合，被扭曲成怪异可笑的形状。

托雷基亚不用想也能猜到，泰罗一定是在喊他的名字。焦急的、担忧的、关切的……他总是这样，在危险到来的时候将身边的人保护在身后，即便是对于并不需要保护的对象也是如此。托雷基亚看着泰罗被时空乱流扭曲的脸，不免想到自己的情况一定也好不到哪儿去。于是他反手抓住泰罗，借着一波方向合适的乱流冲击，把扣住的手腕当成支点，毫不犹豫地砸向泰罗怀里。

幸好自己额前没有长尖锐的角，否则泰罗的胸口肯定得被砸出个窟窿。托雷基亚一边调整姿势让自己的计时器贴上泰罗的，一边抑制住自己的胡思乱想。随后泰罗回抱住略显纤瘦的蓝族，奥特心脏的跳动力度顺着接触的地方传到托雷基亚的胸膛，偏高的温度依旧锲而不舍地遵守热力学定律传导至托雷基亚的体表，让他有一种即将在起伏的热流中被融化错觉。光粒子在二人的计时器中跑了几个来回，建立起暂时链接的纽带，毕竟在乱流中如果被分开，那就太过危险了。

虫洞漩涡的世界是最为接近史前混沌时期的，无数的音象跨越上亿年与上亿光年的时空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像是压根儿不匹配的拼图块，杂糅拼凑成混乱不堪的光景。泰罗被各种各样的光影晃得几乎睁不开眼灯，只能和托雷基亚一块儿紧紧扣住彼此。

等到虫洞漩涡终于归于平静，他们才得以顺着裂隙脱出这个混沌的时空，然而面前的宇宙俨然有别于他们来时的模样。托雷基亚环顾一番四周，得出结论：“泰罗，我们好像在过去的时间线上。”他指向远方一颗散发着幽静蓝色光辉的星球，“你看那儿，航线图上说，那颗星球早就湮灭了。”

泰罗一惊，歪过头看向自己面色平静的友人：“那这样我们该怎么回去？……托雷基亚，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着急。”

托雷基亚示意泰罗继续看那颗行星：“你仔细看，那是颗很年轻的行星，理论上不应该能发出这么强烈的光。”泰罗点点头，光之战士的视力范围极广，而那颗行星尽管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却也只是将将能看清，距离不可谓不遥远，但它的光芒依旧温和而清晰，甚至有隐隐流光波动。“那边好像有什么，我们过去看看？”在数不清的冒

险旅程中逐渐学会品读托雷基亚弦外之音的泰罗先一步道出了提议，并不出意料得到了托雷基亚肯定的回应。

这的确是个特殊的星球，通透的硅晶体层层堆叠，组成了这个星球的地表，而整个地面又被包裹在一层薄薄的液体中。泰罗掬起一捧液体，发觉它透明澄澈，应当是和地球上的水类似的产物。水——姑且这么称呼它——在泰罗的手中汇聚，有细小的流光在其中缓缓流淌。泰罗将双手翻覆，水流便顺着边沿落下，触及光滑的地面时溅起水晶碎屑般的辉芒。

“泰罗，到这里来。”正当泰罗对会发光的水表现出莫大兴趣的时候，从他计时器里延伸出的光粒子往某个方向牵动了一下，于是泰罗抬头看向纽带链接的彼端，在那里，托雷基亚站在一座高地上正朝他挥手，在他背后，荧蓝色的光辉浓重得仿佛要和他融为一体。

泰罗轻而易举地降落到托雷基亚身边，顺着他的视线往高地的另一侧看。只见高地圈围出一片圆形湖泊，别处只是星星点点的流光此刻在湖中汇成一片，以至于湖面甚至蒸腾起了荧蓝的水雾。

不，那甚至不是流光。

泰罗和托雷基亚对视一眼，然后一块儿转头看向那一片水底的光，它们顺着水流绕出一个圆弧，随后像是被什么吸引着以螺旋形缓缓上升，直至近处二人才认出这是一种生物。

那是有着透明流线躯体，散发着浅淡蓝色光芒的鱼群。

“我知道了。”托雷基亚像是想到了什么，他拢住了计时器前的光粒子纽带，分出一部分聚在手心，“我在书上读到过这种生物。‘它们是诞生于宇宙诞生前的混沌中的种族，因此能够肆意穿梭时间洪流而不受时间法则的影响……它们以光为食、以暗为栖，极致的光和极致的暗都能够对他们产生吸引。’”

仿佛是要验证托雷基亚所言的正确性，鱼群朝着泰罗和托雷基亚二人的方向游来，所行之处拖出一道道流光。

“时间洪流……那其实他们也不需要物理意义上的水来维持生命吧。啊，果然。”泰罗饶有兴致地看着从水中升起，绕着他和托雷基亚不断转圈的鱼群。

“它们被你的光吸引了。”托雷基亚伸手捞了一条幼鱼，看着它在自己手中的光粒子流里痛快地打了个滚。泰罗凑过去戳了戳那条异常亲人的鱼，补了一句：“也有你的光啊，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将手中的鱼放归鱼群，思索了一番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鱼类一生要走过很多时光，他们会一路游至时间的终点，然后再游回最原初的地方繁殖生息。”而显然，鱼群已然完成了一轮繁衍，正要踏上命运的旅程。

泰罗顺着托雷基亚的思路：“这么说来，去往时间尽头的路上，它们需要觅食，因而这一路它们必定会途径宇宙中光芒最盛的地方，例如……等离子火花塔。”

“对，所以我们只要跟着鱼群，一定会找到我们原本时间线上的光之国。”托雷基亚看着鱼群汇成一线游往天际，星球的大气层外似乎裂开了一道蓝色的旋涡，身边的泰罗向他摊出手，同时做出飞行的姿势。托雷基亚于是不再犹豫，他握上泰罗的手，和他一起顺着鱼群飞入了那道蓝色旋涡。

事实证明他们的推测的确没有出错，只是时间点掐得稍稍有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泰罗和托雷基亚降落在泰罗家门口时正撞上出门的玛丽。奥特之母疑惑地看向两个孩子，刚出门就直接折回并且乘坐的飞行器还不明所踪，实在算得上一件怪事。不等她开口询问，泰罗便拉住没反应过来的托雷基亚打着哈哈往家里跑。尽管疑惑，但见到两个孩子活蹦乱跳并没有受伤，玛丽便照例往银十字走，任由他们去闹腾了。

泰罗一直带着托雷基亚冲进自己房间，才放心地坐下来缓了口气。他轻轻消去计时器间的光粒子纽带，见托雷基亚还在发呆，便开口呼唤：“托雷基亚，回神，你怎么啦！”

“啊？”托雷基亚这才抬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泰罗瞬间看清了托雷基亚方才一直关注的东西。原来是那条小鱼，它心安理得地混在二人始终未断的光粒子链接里，偷渡了回来。此刻因为光粒子纽带的消失，这条小鱼正绕着托雷基亚的计时器环游，大有赖着不走的意思。

“它它它……它怎么跟来了！”泰罗一跃而起冲到托雷基亚身边，指尖分出一些光芒拢着小鱼，“怎么办？要把它送回去吗，可它的族群都不知道游哪儿去了……”

托雷基亚捧住光，让鱼不至于四处乱窜。在他的手心里，幼鱼已经不再像之前一样浑身镀着一层蓝色光芒。托雷基亚意识到那样的蓝光或许原本就是繁殖期的成鱼产物，幼鱼只是沾染上了那样的光辉，此时的它显现出了这个种族原本的模样——透明的淡蓝体态，通身只有一道发光鳞线从鱼鳍延伸到鱼尾，以一个黑点做结。

“你看，泰罗，它是离群的。”托雷基亚突然捧着幼鱼，将它展示给泰罗，“本能驱使它们的族群一遍又一遍洄游，最终奔向命运的终点，这样就是正确的吗？”

泰罗歪了歪头，面露疑惑。

“也许族群的大家都这么认为，但它可能厌倦了这样的旅程，又或许从骨子里就想要反抗这所谓的宿命，所以才跟着我们留在这里……”托雷基亚小声呢喃，他像是决定了什么，“我们可以养它，这样他就不会孤独了。”

那时候泰罗并不能看透托雷基亚内心更深处的火焰，但幼鱼的逐光让他亦有所感，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道：“当然！让我们来养它吧。”

警备队给的假期还没有结束，泰罗交完报告，刚想问问佐菲有没有什么事务需要自己帮忙的地方，就被亲切的大哥轰出了办公室，勒令他回去休整。泰罗刚想表示自己真的没问题，但话还没出口就被关上的门堵在了喉咙里。

我表现得很明显吗？泰罗无奈地摇了摇头，尽管他认为自己很是自然地接受了托雷基亚的结局，但显然哥哥们更倾向于给他一些时间来调整心情。既然警备队没什么事情需要他，那不如就听令回家休整吧。

泰罗漫无目的地逛回了家，打开门便见泰迦正把鱼缸抱到客厅来。他小心翼翼地将玻璃缸放在茶几向阳处，直起身来拍了拍手满意地说："父亲，您今天回来得真早。这几天鱼不肯吃饲料，可能是该吃点主食了，书房透光不太好，所以我把它搬到客厅来了。"

泰罗将披风收好，走到泰迦身边。被小孩儿捧来的鱼好像的确恢复了一丝精神，此刻正慢慢地绕着圈，玩似的吞吐着饲料，让他想起人类的一些吃零食行为。可是，鱼也会这样吗？

"托雷基亚！"泰罗结束警备队的任务，匆匆赶到和托雷基亚约定好见面的地方，还没落地就大喊。

托雷基亚正朝向火花塔，不知思考着什么，一听到泰罗的呼唤，他当即回头。光之国的晨昏系统刚刚投入使用，等离子火花塔模拟黄昏的橙黄光线给蓝族镀了一层暖色，模糊了光的边界。

泰罗降落在托雷基亚三步之外，他大跨步越过那段距离，手臂自然而然地搭上友人的肩膀，压得蓝族的身躯往下一沉。

"泰罗！"托雷基亚受了泰罗这突然袭击，嘴边那句欢迎回来还没脱口，就拐了个弯变成了一句嗔怪。红族青年不好意思地松开他，嘿嘿笑道："我接下来休假，要不要去我家尝尝从地球带回来的新东西？"

"不去……实验进程正到最关键的地方，希卡利长官能放我出来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托雷基亚调出复杂的数据摆在泰罗面前，心情大好地收获了红族震惊而迷茫的神情。

泰罗拨开面前的数据投影，给自己制造出一条和友人眼神接触的路来。他极尽真挚地注视着托雷基亚，近乎撒娇般地说："那带我去你的实验室嘛，等下班了一起去艾斯哥哥家蹭饭。"

"……行吧，但不能妨碍我的实验。"托雷基亚叹了一口气，装作没看到泰罗计谋得逞的表情。

泰罗对科技局其他地方可能不了解，但托雷基亚的办公室对他来讲就和自己家一样。他甚至在堆满实验仪器的空间里单独辟开一个角落，并用柔软的懒人沙发与小矮桌隔出休息空间。而现在，原本堆着游戏机、画本和零食的矮桌被一个大鱼缸占据了大部分面积，那些可怜的“原住民”只能愤愤被转移至懒人沙发上。

泰罗拨开那些物什，给自己腾了个地方落座，然后弯下腰凑到鱼缸面前：“托雷基亚，你竟然愿意让其他生物待在你的实验室！”似乎是注意到突然出现的大滩红色，鱼缸里的鱼迅速摆了下尾，零星几滴水珠溅到了泰罗脸上。

“什么，你把自己排除生物的行列了吗？”托雷基亚从数据海中勉强分出精力接上泰罗的话头，“这条鱼可以研究的地方很多，它待在这儿有助于我的实验。相比之下，泰罗，你在这儿的作用就几乎为零。”

“真的这样吗？”发觉泰罗的声音突然靠近，托雷基亚将目光从光屏上移开，不出意料地见到了办公桌对面托着腮、手肘撑在桌面上朝他看的泰罗。这算托腮，还是托角，不知不觉就思绪乱飘的托雷基亚眯了眯眼灯，而这一举措被泰罗捕捉到后成了他理论的又一佐证。

“——明明我在这能让你变得开心嘛！”

托雷基亚不置可否，他瞧了瞧时钟，距离下班还有一刻钟不到，便全心全意投入收尾的数据观测当中。把最后一个数字录入时，时针恰好摆向17：00，托雷基亚满意地放下光屏，绕过一堆实验器材从懒人沙发上捞起泰罗：“下班了，走了。”

随后二奥驾轻就熟地飞出无人下班的科技局，飞过刚放学的奥特小学，又飞过三两成群相约饭局的警备队，最后旁若无人地飞进艾斯家常年打开的窗户降落，绕了个弯走向厨房。

厨房里散发出糕点的甜香，甫一踏入，一道留言便浮现在二奥面前：

「晚上大家都要来给梦比优斯庆生，我出去买食材，很快回来。

小桌上的给你们先垫垫肚子，厨房里的半成品蛋糕胚不许碰，那是给梦比优斯做生日蛋糕用的。可以去客房看看他，但幼生体睡眠浅，不要吵醒他。」

“梦比优斯生日？”托雷基亚疑惑发问：“你那个最小的弟弟？”

“对，说起来托雷基亚还没见过他吧？是很可爱的银族小孩哦！”

“……我对小孩子可没什么兴趣。”

话是这么说，托雷基亚接过泰罗递给他的水果舒芙蕾，咬下上面作为装饰的半个草莓，叼在嘴里跟着泰罗往客房走。毕竟对于大队长家新收养并且年纪最小的孩子，谁能不产生点好奇心呢。

他们两个轻手轻脚挪进客房，凑在婴儿床边探头看。银族的幼生体刚刚过了胶囊培育期，但身体还没习惯外部环境的变化，此刻仍蜷缩着手脚躺在小小的被窝里。等离子火花塔的光凝成粒子围绕在幼生体周围，随着他的呼吸起伏一明一暗。

托雷基亚咽下最后一口舒芙蕾，看了看梦比优斯，又看了看眼里满是兴奋的泰罗，冒出一串草莓味的嘟囔："这么喜欢小孩子的话，你不如繁育一个自己的养着玩。"

"嗯？"泰罗侧过头来看着他，手还扒在婴儿床的边侧，似乎真的有些苦恼地道，"……自体光繁育不合法，胶囊的融合光繁育也只是理论完备，还没有投入试验吧？再说了，我执行任务满宇宙地跑，你也才刚刚加入科技局，既没有登记婚姻届又没有时间照顾小孩的话会被爸爸妈妈数落的……托雷基亚，你的脸为什么突然这么红，不要紧吧？为什么要把我拖出去？"

托雷基亚把泰罗拉出客房，关上门后才放心地质疑："不要说得好像我们要结婚一样，泰罗！"

"原来托雷基亚不想和我一起繁育孩子，好伤心。"

"打住！再继续这个话题我就告诉艾斯哥哥上次庆典前离奇失踪的小甜点是你偷偷吃掉的。"

一墙之隔，婴儿床里的幼生体在良好隔音的保护下只能依稀听到一点儿打闹声，他翻了个身，发出轻轻的哼声，把这一段无人知晓的回忆扔出睡眠的领地。

自那之后，托雷基亚其实还是做了非常规生命繁育的稳定性研究的。当然，是瞒着所有人。即便是在光之国，私自制造生命依旧是违禁领域，托雷基亚把所有的稳定性研究都控制在最后一步之前，观测到数据后便销毁，除了最后可以被称为"成品"的那一份。

科技局一连失去两位优秀的科学家，有条不紊中也难免透着些低落的情绪。临时负责人很有眼力见地嘱咐将托雷基亚的办公室保持原样，等待泰罗奥特曼完成任务，迟迟的到来。

泰罗不记得自己是以什么心绪打开那扇门，但门后的场景与记忆里并无二致。没跑完的实验还在旁若无人地跳着新产生的数据，办公椅维持着半开的状态随时等待主人落座，懒人沙发和鱼缸依旧摆在原位。

不，的确有些地方不一样了。泰罗绕过散落一地的纸质文件，其中夹杂着一些碎纸和未烧净的灰屑，上面的字迹辨认不清，但泰罗想自己知道那些是什么。办公桌最角落的那块被一整个四方的实验培养皿占据，一旁的纸稿扎了一掌宽的一叠。最上方，托雷基亚下笔郑重地写：

「（划去）第一千九百七十六号实验（划去）

幼生体基因与光来源：

泰罗奥特曼70%＋托雷基亚奥特曼30%

稳定性97%（为测算最高值）

（划去）进行培育（划去）」

泰罗无法猜测托雷基亚的心绪，无论是没有培育这个幼生体，还是一声不吭选择离开，他向来不擅长猜测友人的想法。他们并不相同，也不能完全说服对方，泰罗一直知道这一点，但即便如此，有些东西却是能跨越这些矛盾而存的。

比如一次又一次冒险、长达千年的形影不离，又比如……他们都怀着莫名忐忑和期待，只需一个指令就会诞生的——孩子。

或是这里已经太久没有光的存在，趋光性让鱼久违地游到泰罗身边。能被捧在手里的幼鱼此刻已经抽条成手掌长度，泰罗发觉鱼身上的淡蓝线仿佛被缀在末尾的黑点侵蚀，颜色加深了几个度。什么时候有的这些变化，是我完成任务的那段时间吗？泰罗后知后觉，那些记忆中形影不离的岁月已经过去许久，也许托雷基亚和自己都已经有了说不清的改变。

这样下去会失去他吗？被这个想法占据的一瞬，泰罗甚至觉得托雷基亚如果还在这，一定会毫不留情嘲笑他。拥有，失去，把托雷基亚说得好像物品一样，会永远停在原地。他们都不会如此，往前是万事万物的必定规律。

但泰罗还是向父母提交了培育申请，过往的小心翼翼的岁月在瓜熟蒂落之际总是要结出果实，那个被期待的孩子诞生了，银色体表覆着火红的花纹，额头与肩甲有着无法忽视的婴儿蓝。泰罗想，如果给光之国的大家也分一下类的话，这个孩子一定是破晓之光。

而过去这么多年，破晓之光同志已经长成50m大小伙儿，学会了和鱼快乐玩耍，暂时还没学会做饭。尽管奥特一族并不需要靠食物来补充能量，但这可是泰罗家，一日说不上三餐总也是得吃一顿的，尤其是父子二人一同休假在家的日子不多见，不凑一桌吃一顿说不过去。

于是泰迦翻出朝仓陆上回来光之国带的伴手礼——泡面套餐，自告奋勇地在炸厨房的边缘大鹏展翅，用炽焱剑加热水，在得到两次水蒸气后成功得到了滚水，完美贯彻事不过三的地球原则。

泡面端上桌，泰罗接过泰迦递来的碗筷，有些哭笑不得：“其实泡面煮一煮、加个蛋，会比单纯的加调料泡开好吃不少，我以前和……我以前也经常这么吃，当然，得

背着你爷爷奶奶。”

“以前和托雷基亚吗？”泰迦敏锐地抓住这个话头，若无其事地延续：“父亲，其实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也知道我自身一部分的来源，尽管如此，我对他的死亡也没有任何除了松了一口气以外的情绪，但如果您难过的话，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不，我并不是难过。”泰罗摇了摇头，“也许是我自己都解释不清这样的情绪，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在为托雷基亚的死而消沉。不用担心，给父亲一点时间整理情绪就好。”

泰迦望向说完便沉默不语的泰罗，突然觉得这样的状态也曾在记忆里某个人身上见过。

他在托雷基亚攻打光之国之前就见过这个人。

那时泰迦仅仅只是学会走路的年纪，泰罗作为新晋的警备队总教官忙得一刻不停。泰迦除了在大队长和银十字军长空闲时去爷爷奶奶家待一会儿，就是蹲在家里和拉比打闹或是对着鱼吐泡泡。

鱼缸比泰迦脑袋还大，小孩子可以轻而易举地贴上去凑近了看。这天鱼不知怎的，身上的蓝线幽幽发光，引得泰迦好奇地去捞去触摸。触及的一刹那，空间裂隙突然打开，将鱼缸和一旁的小奥直接卷了进去。

泰迦经历了一阵天旋地转，再睁开眼就被炫丽的蓝光晃了眼。宇宙尽头洄游的银蓝色鱼群有着毁灭性的壮丽，让和宇宙相比才刚刚出生泰迦体验了一把蜉蝣一粟的震撼。

泰迦手中的鱼散发出淡蓝的光粒子，将还不会飞行的小奥包围，轻轻托举起来，向着那道蓝色漩涡漂浮而去。

靠近之时，泰迦惊异地发觉，那里还有一个同族生物。

蓝色的奥特曼几乎于鱼群融为一体，然而鱼群虽围绕着他却不靠近，莫名生出一种茕茕孑立之意。

泰迦意有所感地伸出手，那位蓝奥回过头，愣怔了一下自言自语道：“哈，竟然是你啊。我为了不被NO.6找到，特意隐藏了行踪，结果鱼竟然把你带到这儿来了。”

泰迦被他揽进怀里，又被揪着背脊托着腿拎起来，他疑惑地对着面前的蓝奥歪了歪头，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依赖姿态。

“……”蓝奥打量了一番眼前的生物，“我的想法依旧没变，我还是不喜欢小孩。”他放开泰迦的背鳍，凝了道防护罩把泰迦圈起来，“不过你和NO.6长得没那么像，不设防的蠢样倒是一模一样。”

“你父亲如果发现你不见了，大概会担心地哭吧。”托雷基亚划开空间裂隙，将泰迦和鱼打包塞了进去，“告诉你父亲，不要再妄想找到我了，我很快就要去博尔赫斯……”

泰迦再次陷入黑暗前，只听到对方的喃喃自语：

“不过你也听不明白，算了，小孩子只顾好好长大就行。”

从那之后泰迦知道了鱼会经常离家出走，又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偷偷跑回来，而每离家出走一次，鱼身上的蓝线便深一个度，直至现在已经成为偏黑的深蓝。

这让他想起托雷基亚。泰迦感觉不太好。

当然泰迦作为一个成熟的（自认为）奥特曼，不会对托雷基亚的厌恶延伸到鱼的身上。陪伴他长大的鱼是无辜的，是家人一般的存在。

而泰罗，他注意到鱼的周期性消失，也曾悄悄跟着鱼去找过躲着他的托雷基亚。结果并不理想，融合邪神后的托雷基亚实力不容小觑，即使是泰罗也无法强行将之带回。他们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都已打斗作结，甚至泰罗自己也不能确定在战斗中下过几次死手。

昔日挚友还未来得及确认那一份归属于爱的心绪，就分道扬镳坠成死敌。眼看着托雷基亚伤害了无数无辜生命，泰罗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脱口而出，跟我回光之国，我还可以帮你。他早已分不清是想说服托雷基亚，还是想说服自己。

鱼是会回来的，所以托雷基亚也是会回来的。泰罗自始至终抱着这种完全没有联系的期待。

他们沉默地吃完了这一顿泡面大餐，一起把碗筷丢进洗碗机，泰迦一如既往地向泰罗打过招呼后找朋友去玩儿，泰罗拍了拍泰迦的肩膀，叫他注意安全。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轻轻揭过。

泰罗走过客厅，抱起鱼缸，向书房走去。

鱼绕着鱼缸游了一圈，突然跃起贴上泰罗的计时器，它身上已经深蓝的线仿佛时光倒退一般缩回一个小点，随后鱼坠落，整个身体逐渐变得浅淡，最后消散在了水中，只留一条从泰罗计时器延伸出的，像纽带一样的光粒子线。

泰罗愣在了原地。

他忽然回想起托雷基亚在带回这条鱼后，某天在图书馆的一段话：

“它们是诞生于宇宙诞生前的混沌中的种族，因此能够肆意穿梭时间洪流而不受时间法则的影响……

这个种族的生命很长，所以即使是奥特一族也可以养，不用担心生死的别离……”

奥特一族的生命也是漫长的，然而无论正邪黑白，托雷基亚也不过只经历了短短一万二千年。

他本以为还有很长的时间。

泰罗仿佛抓住了什么，但瞬间又化作一团烟气溜走。

只因这是一场令人怅然的意料之终。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